



徐志摩全集



戲劇·書信集







徐志摩全集

5

戲劇·書信集



上海書店



徐志摩全集

戲劇·書信集



戲劇集

志摩戲劇集目錄

創作劇本（與陸小曼合撰）

卞昆岡……………一

翻譯劇本

死城……………七九

墨梭林尼的中飯……………一二七

余序

不知是什麼緣故，志摩小曼都和意大利的戲劇發生了一種關係：志摩譯過「死城」，小曼譯過「海市蜃樓」。或許是偶然的罷，他倆最近合作的「卞昆岡」，在我個人看，也彷彿有一點意大利的氣息。

提到意大利的戲劇，我們便不能不想到他們的兩個重要時期：文藝復興以後和現代。文藝復興以後的意大利戲劇觀念是「食古不化」；變本加厲，批評家誤解了亞里士多德及何瑞思的原理，把它們鑄成了一堆死的規律。他們蔑視中世紀的成績，蔑視民間的戲劇，他們不明白編劇家與劇場演員及觀眾間的關係：結果是意大利沒有戲劇除掉一些做古的空洞作品，一般人沒有品味除掉維持粗俗的短打和蒙面喜劇。經過了十八世紀的法國影響和十九世紀的沉寂，四十年來，意大利的戲劇在世界文藝上終於佔了一個地位。從近代意大利戲劇裏，我們看得見詩同戲劇的密

切關係，我們看得出他們能夠領略人生的奧秘，並且能夠火焰般的把它宣達出來。急進一步，他們中間並且創立了所謂之未來派的戲劇，雖然它不能得到生命的延長。在意大利的現代戲劇裏，除了一兩個作家之外，能夠持平不偏的幾乎再沒有了。但是他們的氣魄，他們的膽量，總是配受相當的敬意的罷。

剛才我不是說志摩小曼合作的「卞昆岡」彷彿有一點意大利的氣息麼？這話可又得說回來了，這個彷彿是有限制的，並不是絕對的。雖然「卞昆岡」也多少有些古典的體制，可它並不是死守那文藝復興以後的呆板理論，並且，我還以為作者在動筆以先並不曾想到過任何戲劇理論。至於氣魄和膽量，「卞昆岡」倒比較的和意大利現代劇接近得多。在有意無意之間，作者怕免不了「死城」和「海市蜃樓」一類的影響罷。這都是我妄測的，作者及讀者都不見得肯和我同意，我知道。

其實，志摩根本上是個詩人，這也是在「卞昆岡」裏處處流露出來的。我們且看它字句的工整，看它音節的自然，看它想像的豐富，看它人物的選擇，看它——不，也得留一些讓讀者自己去看

不是他的內助在故事及對話上的貢獻，那是我個人知道的。志摩的北京話不能完全脫去硃石土腔，有時他自己也不否認；「卞昆岡」的對話之所以如此動人逼真，那不含糊的是小曼的貢獻——尤其是劇中女人說的話。故事的大綱也是小曼的；如果在穿插呼應及其他在技術上有不妥當的地方，那得由志摩負責，因為我看見原稿，那是大部分志摩執筆的。兩人合作一個劇本實在是不很容易，誰都不敢冒這兩人打架的危險。像布孟（Beaumont）弗雷琪（Fletcher）兩人那樣和氣不是常有的事。詩人葉芝（W. B. Yeats）同格里各雷夫人（Lady Gregory）合作劇時是否也曾經打架，我不得而知，不過我想用他們來比譬志摩小曼的合作，而且我以為這個比譬是再切貼沒有的了。至於究竟是否切貼，我也不在此地多說，還是請讀者去看一看“*The Unicorn from the Stars*”罷。

說志摩根本上是個詩人，在此地並不含有恭維他的意思。假使莎士比亞不進劇場，沒有白貝治一班朋友，也許他只繼續寫他的商頌（Sonnet）。詩人上再加戲劇兩個字是非經過劇場的訓練不可的，這件事似乎在歷史上還沒有過例外。我曾勸志摩約幾個朋友排演「卞昆岡」，把它排印

單行本我也是慫恿最力的一個（因此志摩便責成我寫一篇序）。那末，有不妥的地方以後我們及作者自己都好避免，而我們更樂得領會它的長處。我們的戲劇界沉悶極了，有它出來給我們一個刺戟多少是件好事不是？新戲劇的成功早晚就要到的，「卞昆岡」正好做一個起點。

我不希望「卞昆岡」有人把它當一件傑作，因為作者還有無窮的希望，而這個無窮的希望又是在「卞昆岡」裏可以感覺得到的。我更不希望只是「卞昆岡」的作者有無窮的希望，因為建設新戲劇決不是一兩個人的私事。

上沅。

十七年六月，上海。

創
作
劇
本
(與陸小曼合撰)